



通篇以叙
得一片富
貴便令俗
人眼熟

玉茗堂摘評王弼洲先生豔異編卷五

戚里部

同昌公主外傳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
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
寶飾之更以金銀爲井闌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盆甕
之屬仍縷金爲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
牀悉支以金龜銀塹更琢五色玉爲器什合百寶爲
圓案更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

看他布陣
排勢忽馬
鳴鐘擊鼓
而出忽馬
麾旗摩壘
而出如山
如風愈前
愈勇制兵
才將淮陰
冠軍一人
手

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
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爲也則未知出在何
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爲
鷓鴣匣爲翡翠毛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
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
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
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
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琴瑟幕紋布巾火蚕綿
九玉釵其幕色如琴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

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
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
紋布卽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拭水不濡用之彌年
亦未嘗生垢膩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火洲
絮衣一襲用之一兩稍過度則煖蒸之氣不可近云
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
麗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酬之甚厚
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
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亡其

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曰玉兒卽潘妃
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主出降之盛未
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
貯辟邪香瑞麝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仍雜以龍
腦金屑則鏤水精馬腦辟塵犀爲龍鳳花其上仍絡
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
遊則所過芬香街巷晶照看者眩惑其目是時某中
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
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妃宮

七啟七發
六當讓席

故嘗聳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因顧問當盧者云公
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
其異上每賜御饌湯藥則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
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其茶則綠花
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
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呼於盤中虬健如紅絲高
一丈以筋抑之無三數分撒卽復其故迨諸品味人
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
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

件、解釋
得出真格
物者

水帛以蘸之掛于南軒滿座則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輕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初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來賓爲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來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則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其上被五彩文卷而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烟出其上卽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旣甚醫者欲難藥餌奏

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兜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瓮本南海所獻也雖日加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甚遂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珪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十昇刻木爲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裙繡絡金銀瑟瑟爲帳幕者

生時受用
不盡死後
又富貴異
常那消得
去

千隊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昇佩鹵簿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則焚昇霄靈芝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碧磬繁華輝煥殆餘二十里上賜酒一斗斛餅啗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及靈鹵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日夕惴心掛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辭怨切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千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雕成手飾画八百匹官綾作魚龍波浪紋以爲地衣而舞一舞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又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歸私第左軍容使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吏用官車它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果流可及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季玄有先見

綠珠傳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綠珠生雙角山下羨

而豔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製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者，卽昭君也。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名家女，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猿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慙且驚。殺

四語如雀
鳴九臯

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鳥翼，棄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土塵。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屏。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婢美艷者千餘人，粧飾十人，粧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蛟龍，珮紫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唯聽珮聲，視釵色。珮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

戲要未當
不富貴

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止之遽墜樓而歿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在步廣里近狄泉在王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諱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谷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吳有西施谷脂粉

山靈水秀
信然信然

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閭里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迨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灸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效往者戒恐貽來者寃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癍痕又與不完具者同焉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髮衫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

往逞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
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相謝作曰
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
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
與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
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殺雖有綠珠殆亦其來
有漸矣崇嘗刺荊州劫奪遠使沉殺商客以致巨富
又遺王愷鳩鳥共爲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
燕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

斬三美姬
而終不飲
王更忍于
石者

生有輕于
鴻毛死有
重于泰山
者此之謂
耶

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免強至
于沉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君
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
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
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
則有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
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
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
六出曰大旣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

武周時喬知之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賭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敘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得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爲承嗣家閹奴，傳詩於窈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於井，衣中得詩，鞭殺閹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掇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伎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爲綠珠舞。李元忠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惣云：綠珠銜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凜冽。

誠足使後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視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媿哉。今爲此傳非徒實美麗室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于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何臬夷之立見乎。

元載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于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閩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壁。故號芸輝焉。而更構沉香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絡以真珠琴瑟。其爲精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溪洞中之酋帥。則鮫綃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得。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于

帝王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白石砌其岸中有殘
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
更有碧芙蓉香潔齒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暇日凭闌以
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
後庭花也載驚惡既甚遂剖其花更無所見則秘之
不令人知載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
晶爲柄刻紅玉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
采搖動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
之爲聲雞犬無不驚逸者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
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則成瀑布燒燕肉熏之則焯
焯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
遂進焉載云得于洞庭道士張知和載寵姬薛瑤英
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
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寵
後出爲薛氏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
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勾驪國
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鮮妍柔軟比衣
龍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

那便可方
孝夫人

輕盈之極

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楊炎
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
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公南
亦作長歌褒其美畧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
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
爲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
從義與趙娟通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爲關節與中書
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
領之天下賈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
爲梯媒及載死瑤英自爲里人妻矣論者以元載喪
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

幽期部

卓文君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貧屋愁懣以所著鷩
鷩裘就市人陽昌貫酒與文君爲懽旣而文君抱頸
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貫酒遂相與謀於
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禪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
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

文君六千
古女俠

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
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
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
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
誄傳於世

又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
相如乃止

賈午

賈午太尉充少女父韓壽子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
徒暨曾孫美資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宴
賓察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
識此人否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
發於寤寐婢往至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
逸端美絕倫壽聞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
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
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于常日時西域
有貢奇香一着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

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巖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有盜因使循墻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拷問女之左右具以實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鶯鶯傳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音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夫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入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

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僕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序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

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統綺開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夕。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選選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扳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柰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

滋味正在此若容易上手何異家常茶飯

嬌態如畫

這一月好受用

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設枕與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鍾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會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

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柰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不甚觀覽。大畧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酌，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

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旣不懌，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旣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棊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

寫情筆
皆泪

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
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
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燿
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
歎便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
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
來嘗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
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
思綢繆纏縷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余

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辭俛逾舊歲長安行樂之
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亡歎鄙薄之志無
以奉酌至于終始之盟則固不在鄙昔中表相因或
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
子有援棊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
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
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
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歿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
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

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
誠言盡于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
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
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
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
貞秘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
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
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
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

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
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
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韵曰微月透簾
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
竹鸞歌拂井桐羅銷垂薄露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
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
履花明隱繡籠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
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
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

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
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
履。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
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
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
鏡。殘燈遶閨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鶯還歸
洛。吹簫亦止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幕幕臨塘
艸。飄飄思渚蓬。素琴鳴鶴怨。清漢望歸鴻。海濶誠難
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

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積特與張厚。因
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
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
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
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
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
所娶。後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
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

說至此
消凍釋

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有人羞
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
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
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
爲善補過者矣予常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
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
宿于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
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李紳相公鶯鶯本傳歌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翅以綻金花笑日綠窗嬌女字鶯
鶯金雀姬鬟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
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艸花時不曾出

杜舍人牧之次會真詩三十韻

鸚鵡出深籠麒麟步遠空拂墻花颭颭透戶月朧朧
暗度飛龍竹潛挨宿風桐松篁搖夜影錦繡動春風
遠信傳青鳥私期避玉童柳烟輕漠漠花氣淡濛濛
小小釵簪鳳盤盤髻縮龍無言歌寶枕赧面背銀缸
姑射臨仙闕嫦娥降月宮精神絕趙北顏色冠蒲東

密約千金直。靈犀一點通。修眉蛾綠掃。媚臉粉香蒙。
燕隱凝香壘。蜂藏芍藥叢。留燈垂繡幕。和月歛簾櫳。
弱體花枝顫。嬌顏汗顆融。筓抽纖玉軟。蓮襯朶頰豐。
笑吐丁香舌。輕搖楊柳躬。未酌前恨足。肯放此情鬆。
幽會愁難再。通宵意未窮。錦衾溫未煖。玉漏滴將終。
密語重言約。深盟各訴衷。樹交連理並。蒂結合歡同。
烟篆銷金獸。燈花落玉蟲。殘星光閃閃。曙色影瞳瞳。
別淚傾江海。行雲蔽蕤嵩。花鈿留寶曆。羅帕記新紅。
有夢思春草。無因繫斷蓬。傷心別怨鶴。佇目送歸鴻。
厚德難酬報。高天可徑冲。寸誠言不已。封在錦箋中。

玉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六

幽期部

王性之傳奇辨證

嘗讀蘇內翰贈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

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志云其旣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志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然細味微之所敘及考於他書則與季裕之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托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別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旣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志以太

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又韓退之作微之妻韋叢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間

皆隱鶯字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游春詞前敘所遇復言捨之以義及敘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其詩多言雙文意謂二鶯字爲雙文也并書於後使覽者可考焉又意古豔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當階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翫逶迤注昔于賦詩云爲見牆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爲微

古人云讀
然後知不
足書那有
讀得盡的

之無疑況於如是之衆和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性命氏本同所自出邪僕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畧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流風餘韻照映後世亦人間可

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矣。雖巧爲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云。

元微之古豔詩詞

春詞二首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
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其二

深院無人艸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
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一首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雅淡妝。
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輕雨泣殘陽。
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
頻動橫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離思五首

自愛殘妝曉鏡中，銀釵鈿篸綠絲叢。
須臾日射燕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

風華中却
道出蒲團
上語

其二

山泉散漫遶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
閒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其三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
第一莫嫌才地薄，此些紕繆最宜人。

其四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嬾迴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其五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
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

春曉詞一首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
蛙兒憾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古決絕詞三首

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
七月七日一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莫飛去，一任東

對面如此
何若

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
面當何知春風撩亂伯勞語此時拋去時握予苦相
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亦參差借如死生
別安得常苦悲

其二

噫春冰之將泮何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
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曠永別水得風
兮小而已波筍在苞今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
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皓皓
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
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嫁
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

其三

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沉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
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
生憎野鶴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曠曠華
星次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時徹有此迢遞期不
知死生別天公既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說決絕那
得人絕

雜憶五首

今年寒食無月光，夜色纔侵已上床。
憶得雙文通內裏，玉龍深處暗聞香。

其二

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
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秋千。

其三

寒輕夜淺繞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
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其四

山榭似火葉相兼，亞拂低牆半拂簷。
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艸倚新簾。

其五

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
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映褪紅酥。

贈雙文一首

艷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
有時還自笑，閑坐更無聊。
曉月行看墮，春酥旋欲消。
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夢遊春詞一首

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
清泠淺漫溪。画舫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
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鷺。
池光漾彩霞。曉日初明煦。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
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
閒窺東西閣。竒玩參差布。格子碧油糊。駝駒紫金鍍。
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飢亂鳴。嬌娃睡猶怒。
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綉紅茵。施張鈿妝具。

潛寨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見花貌人。空驚香若霧。
回身夜合偏。歛態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
叢梳百葉髻。金盛重臺履。紕軟殿頭裙。玲瓏合歡袴。
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敢似紅牡丹。雨來春欲暮。
夢魂良易驚。霧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沂。
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
雜洽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僊句。
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
一夢何足云。良時自昏娶。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

觀此章門
句便是破
張元之疑
矣

恐未必如
果無後夢
矣

朝薜玉珮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
鶯鶯傳跋

予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画唐崔麗
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為字。聯微氏姓崔。非姻宜
采画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
紅樹。曾與月徘徊。予丁卯春三月。卸命陝右。道出於
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
照在焉。因命画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
用心。迨將勉情鍾終始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

和百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
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
鬻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
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
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託君
為重覺。而怪之。未卜其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携鷹
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
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
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大誌

宜之題畫詩書皆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羣官吏環視。因縮不自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也。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豔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況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往往脂粉腥穢。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爲鞏西簿。遺山謂太和有詩名。五言平淡。它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迄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爲何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雖見而愛之。就爲錄文于上。按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以爲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靈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姨之弱

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出拜顏色豔異
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惓惓
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意既而詩章往復遂
醉所願甲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者以爲
生卽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辯正按微之作姨母
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
作陸氏誌云余外祖陸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
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
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也傳奇言
生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志以大和五年薨年五
十三卽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
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爲微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耳
事具侯鯖錄中

非烟傳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
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
工擊甌其韵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
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端秀有文

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息焉乃厚賂公業之闈以情告之闈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間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乃復齎篇寫於金鳳

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語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啟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牋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彩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重重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

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岩苔牋詩曰、無力嚴妝倚綉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簡爲迴緘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覲、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況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飜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韵寧爽、後期、愴悅寸心、書

好談會

豈能盡兼持、非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嚙、叩頭與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媪旣得迴報、徑齋詣烟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烟拆書、得以款曲尋繹、旣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覓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配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帳冬缸、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

讀此簡才
思更超象
君獨魚汗
頰

意致翻飛

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
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
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画簷春
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
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媪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
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
將夕門媪促步而笑至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
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
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

悉俟晤語既曉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
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
言乃相携自後門入中堂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焉
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
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
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揖希世之
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
歸明日託門媪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
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烟覽

要出脫少
不得此二
句

非深情人
不能道

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
別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
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
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後庭稍展微密之思罄
宿昔之心以爲魚鳥不知人神相助或景物寓目謔
詩寄情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亡何烟數以細過撻
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
我當自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如常入直
遂潛于里門街鼓旣作匍伏而歸循墻至後庭見烟
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
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
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
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
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
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致閣中連呼之聲言
烟暴疾致殞後數日葬于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
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
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傅花人飲

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叶愧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鬼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于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鄭吳情詩

城之西有吳氏女生長儒家才色俱麗琴棋詩書靡不究通大夫士類稱之其父早世治命宜以爲儒家室女自負不凡余今年客于洪府一日媒媼來言女家久擇壻難其人洪仲明公子戲欲與余求之余辭云已娶不期媒媼欲求余詩詞達于女氏余戲賦木蘭花慢一闋翌日女和前詞附媒媼至乃曰吳氏之族見此詞喜稱文士之美但母氏謂官人已娶而不可然女獨憐余之才賡唱迭和復令乳母來觀且述女意又欲雖居二室亦不辭也囑余托相知之深者求啟母意歸余然余在城之日淺相知者少謾囑意山長吳槐坡者往說其母終亦不從有周氏懼余之成事挾財以媚母氏母乃決於從周遂納其定禮女

聞者莫不
酸鼻

號泣曰父臨終命歸儒士周子不學無術但能琵琶
耳我誓不從周氏因佯狂擲冠于地母怒毆之發憤
成疾病且篤母乃大悔懼逆其意卽以定禮付媒媼
以歸於周然女病愈無起色因以書遺余曰妾之病
實爲郎也若此生不救抱恨于地下料郎之情豈能
忘乎臨終又泣謂其青衣名梅蓋者曰我愛鄭郎生
也爲鄭死也爲鄭我死之後汝可以鄭郎詩詞書翰
密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嗚呼文君之於相如
自昔所難而況夫婦之間多才相配世之尤難者乎
夫以女之才如是而憐余之才又如齊眉之相好
唱和百年豈非天下之至樂者乎而況其家本豐殖
有貲財者哉乃厄母命之不從發憤成疾抱恨而死
嗟夫紅顏勝人多薄命亘古如斯而況才色之兼全
者乎警綵雲之易失痛黃壤之相遺亦徒重余之臨
風相悵快耳恨何言也抑余非悅於色也愛其才非
徒愛其才也感其心也今具錄往來詞翰于後覽者
亦必助余之悽愴也延祐戊午永嘉鄭僖天趣序
丁巳歲二月二十六日予寄木蘭花慢云倚平生豪

氣切星斗。渺雲烟。記楚水湘山。吳雲越月。頻入詩篇。
菱花劒光零落。幾番沉醉。樂風前。閒種仙人瑤草。故
家五色雲邊。夫容金闕。正需賢。詔下九重天。念滿腹
琅玕。盈襟書傳。人正韶年。蟾宮近傳芳信。姮娥嬌豔
待詩仙。領取天香第一。從橫禮樂三千。翌日女氏和
云。愛風流儒雅。看筆下。掃雲烟。正困倚書窗。慵拈針
線。嬾詠詩篇。紅葉未知誰繫。漫躊躇。無語小闌前。燕
子。知人有意。雙雙飛向花邊。殷勤一笑。問英賢。夫乃
婦之天。恐薛媛圖形。楚材興念。喚醒當年。疊見滿枝
梅子。料今生無分。共坡仙。贏得鮫綃帕上。啼痕萬萬
千千。二月二十九日。女密令乳母來觀。三月一日。再
賦前腔。云。望垂楊。裊翠簾。試捲小紅樓。想鸞珮敲瓊
鸞妝。沁粉越樣風流。吟懷自憐。豪健灑雲箋。醉裏度
春愁。有唱還應有。和纖纖。玉映銀鈎。犀心一點。暗相
投。好事莫悠悠。便有約。尋芳蜂媒。纔到蝶使。重游梅
花故園。憔悴揖東風。讓與古稍頭。況是梅花無語。杏
花好好。相留。女氏再和云。看紅箋寫恨人。醉倚夕陽
樓。故里梅花。纔傳春信。先認儒流。此生料應緣淺。綺

窗下雨怨雲愁。如今杏花嬌豔。珠簾懶上銀鈎。絲蘿
喬樹欲依投。此景好悠悠。恐鶯老花殘。翠媽紅減。辜
負春遊。蜂媒問人情思。總無言應。只低頭。夢斷東風
路。遠柔情猶爲遲留。余觀所和兩詞。其才情標致。世
間豈易得哉。此余所不能忘也。再賦詩三首云。銀箋
寫恨奈情何。料得情深歛翠蛾。須信梅花貪結子。東
風着意杏花多。翠袖籠香倚画樓。柔情猶爲我遲留。
何時共箇鴛鴦字。吟到東風泪欲流。兩才相遇古來
難。重寫芳情仔細看。莫待後時空自悔。不如趁早舞
雙鸞。吳氏和云。慈親未識意如何。不肯令君画翠蛾。
自是杏花开較晚。梅花占得舊時多。殘紅片片入書
樓。獨倚危闌覺久留。可惜才高招不得。紅絲雙繫別
風流。今生緣分料應難。接得新詩不忍看。謾說胸襟
有才思。却無韓壽與紅鸞。語尾又繫以數語云。屢蒙
佳什。珍藏笥篋。福淺緣慳。不成好事。母命伯言不期
違背。一片真情。番成虛意。勤讀詩書。干圖名利。故里
梅花依然。夫婿數語贈君。盈盈垂淚。余復爲儷語以
寄遺恨。因達于女氏云。切以詩書相過。罕見於夫婦。

之間詞翰先投。乃求於聲氣之表。字含玉潤。情染蘭香。悵故里之梅花。纔傳春信。比芳園之杏花。蕊無奈風。儻復令乳母來觀。預遣女媒通好。謂先君已定。猶遺在耳之言。矧才子如斯。不忝齊眉之願。倘得百年而諧。老雖居二室而不辭。妙語難忘。芳心可掬。旣窈窕之慨然。許鄭何聖善之必欲。從周事旣相違。分亦何淺。幕底阻牽於紅線。石上空磨於玉簪。誰令慵暴之男。強投鴈幣。痛失文章之壻。怒擲蟬冠。脉脉春愁。盈盈妝泪。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爲竟辜牡牧之

春游實成深恨。猶勸詩書之勤讀。極知思愛之愈深。嗟伉儷之無緣。徒唱酬之相與。此日落花愁裏去。遙想芳塵它時折桂。月中歸必貽後悔。茲憑四六用表。再三願深思賢父之言。庶免抱終身之歎。難期面敘。幸冀心融。又續以詩云。画梁雙燕舞嬌塵。只見新詩不見人。夜夜相思飛蝶夢。東風着意杏花春。風流才思故難全。若使相逢不偶然。有約綠楊門外過。珠簾半捲露嬋娟。吳氏答云。兩才相遇。方圖結于紅絲。一語敗盟。又空成於畫餅。詩詞寄恨。蜂蝶傳情。先人之

遺訓昭昭曾已告約慈母之嚴命切切不避嬌羞齊
眉之好已伏衆口之辭不息龜占來吉雁幣輒修鴛
鴦枕上夜夜相思蝴蝶夢中時時歡會深沉院宇無
路可求寂寞簾櫳有緣終遇雖後死幼玉也尋柳氏
奈今生文君未識相如勒此申酌伏祈在念併和前
詩二首云才高豈有困泥塵雁塔名香第一人却笑
此生緣分淺可憐辜負兩青春棊棋書畫藝皆全一
段風流出自然院宇深沉簾不捲想君難得見婢娟
昔日吳氏又寄繡領呈上甚精工云此是十年工夫
所繡者若此余復作詩云領中垂綉蹙雙鸞幼小工
夫此最難久上羅襦香欲褪多情拆寄鄭郎看落花
時序易消魂忍看雲箋沁粉痕近日懨懨香玉瘦可
憐和泪倚重門綉線慵拈夢怎醒風流誰画柳眉青
琵琶聲裏昭君怨莫向它時不忍聽嫩綠嬌依道韞
家東風何事苦摧它流鶯欲住頻回首盡日愁腸惱
落花吳氏答書云某早忽洪妳至欲遣一書奈家冗
人事多竟弗克午間再辱雲翰披味恍如會晤之爲
快中間此事苦爲母氏所阻奴佯痴佯狂此數日周

堅心二字
是風流秘
訣

少陵

子稍緩其事，但兩受凌辱，被打氣憤成疾，不離枕席，亦是因君耳。恐天不假之以壽，萬一抱恨而歸，亦爲君耳。如天從人願，姻緣有在，此事尚可成就。中間多感十一安人恩意，如三五日病却，至洪府相謝，亦可一見興言至此，悲涕漣漣。先生千金之軀，不可因賤妾而成疾，但以堅心爲念，好事亦不在忿忙衷腸。非筆可盡，切祈尊照。又詩二絕云：淚珠滴滴濕香羅，病裏芳肌瘦減多。怪得夜來春夢淺，不知合日定如何。青衣扶起鬢雲偏，病裏情懷最可憐。已自慊慊無氣力，強擡纖手寫雲箋。吳氏臨終答書云：哀哉！古人云：春蠶到繭，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誠哉是言也！一自女媒通好之後，妬情之輩登奴門者多，其說不一。有云：先生貧者，有云：子多者，有云：妻妬行者，奴聞之若風過耳，但以真心而待。況兼母與伯，以奴之身，色才藝俱全，豈可以爲人次妻，而周合挾財以媚母氏，遂以一紅一書爲定。奴乃泣淚不從，兩被凌辱，以至成疾，而相思之情，又何可勝言！念欲竊香相隨，奈千方百計不可，而此病未愈。昨日兩辱佳音，且喜且泣。

母氏而今以作噬臍之悔。有通容處。但奴泥飛不定。神亂不常。雖師巫醫卜。無所不至。而病略不減。先生自宜將息。不可因賤妾而失寐忘食。以郎之才。不患無好色之妻。以奴之命。又恐不見有才之郎。若此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然妾之死。無身後之累。郎若成疾。則故里梅花。青青梅子。將靠之誰乎。倘得病安。相配有日。臨終哽咽。不知所言。挾僊拜上。吳氏既終。余以文寄祭云。嗚呼。崑山玉樹。閨苑瓊葩。豈人間之凡植。夔獨冠于仙花。儲芳而豔。吐日春華。祥雲爲蓋。皓月爲家。俄驚驂於怪雨。瘞遺絲於塵沙。啼玉鸞而自惜。愁翠鳳而空嗟。嗚呼哀哉。玉容如在。瑤珮何之。生也何待。死也何爲。染夫容以爲色。組錦繡以爲詩。琴調綠綺。兮冰雪爲絲。畫鉛粉澤。兮烟霞爲姿。牙籤縹帙。兮融融奧旨。楸枰玉子。兮了了玄機。閨房之秀。誰其似之。謝庭柳絮。詎足方斯。余也昔年冉冉。負志竒竒。投鯨牙兮學海之驚濤。透翠衣兮詞苑之葳蕤。鷓鴣風孤退。鵬雲自垂。楚山古木。湘水蕪祠。泣娥英兮愁牽翠衣。弔靈均兮空把瓊芝。抱懷

英之未擢。忽窈窕之相知。始之以女媒而通好。申之
以乳母而傳書。是耶非耶。物理茫茫。色可得而有兮。
才孰儷而孤芳。不可得而見兮。心殷殷而愈彰。迨夫
母夢之初覺。余亦攬涕而成章。興言路阻。莫莫壺觴。
千古萬古。遺恨空傷。又悼亡吟二首云。詩寫青箋幾
往來。佳人何自苦憐才。傷心春與花俱盡。啼殺流鶯
喚不回。相見愁無奈。相思自有緣。死生俱夢到。來往
只詩篇。玉珮驚沉水。瑤琴愴斷絃。傷心數行淚。盡日
落花前。余召箕仙衆。留得一詞云。綠慘雙鸞香。覓猶
自多迷戀芳。心密語在身邊。如見詩人面。又是柔腸
未斷。奈天不從人願。瓊銷玉減。夢覓空有幾多愁怨。
四月朔。余再調木蘭花慢云。任東風老去。吹不斷。淚
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春暖。春雨。春晴。都來殺。詩人
興。更落花無定。挽春晴。芳艸猶迷。舞蝶綠楊空。晤流
鶯。玄霜着意。擣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如疾。如狂。
如舞。如夢。如驚。香覓至今迷戀。問真仙消息。最分明。
後夜相逢何處。清風明月。蓬瀛是日。再召箕仙一童。
童降筆詞云。今日瑤池大會。羣仙不肯來臨。真草傳

洒墨成涕
滴水成血
傷心哉

語鄭郎君記得相嘲妬行、好箇木蘭花慢、休提相契、
分明君還要問那香那玉、在仙宮聽命吳氏之母、痛
憶之甚亦死、一子年長不慧、移居鄉村、此真可惜哉、
余又作哀文云、嗚呼、茫茫九泉、愛莫起之、靈之容、忽
其遠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靈之心、其可忘乎、蚺蟻
在室、蠨蛸在戶、靈之家、蕩然矣、天長地久、恨無絕期、
靈之恨、其可絕乎、使靈之至此者、誰之咎、與母氏之
無明見伯氏之無理言也、當是時、二老果無奈之意、
姑舒徐數日、而異圖擇壻、誰得而問之、矧先君之治

命若見之、昭昭者乎、龜占未吉、雁幣輒修、其靈之死
在此而不在彼也、靈之容固不可得而見之矣、靈之
恨、靈之心、與余相悲映者、果無幽明之隔也、邪、余嘗
過靈之家、但見門掩夕暉、今草沿堦、而春色憐人、疑
爲我之來、今空彷彿乎、靈之魂獨在也、吾謂靈飄霞
珮於太清、今擬羣仙于瑤池、逶迤而不忍去、今欲與
余而追隨、余固知靈之同心、今雖同往、而何辭、忽返
睨乎故鄉、今念衆雛之無依、靈書勉余以自愛、今何
旣歿而忽遺、翳母氏之念而歿、今諒雖悔而曷追、余

見得真說
得出

於義未可以死兮。則亦付修短之有期。嗚呼疇昔之
夜。忽有推余髻而泣者。非霧也耶。恍一夢之驚覺。空
伏枕而漣漪。愴余懷之鬱結。重抑憤之哀詞。毋知天
知。有知無知。吾獨自知。爾嗚呼哀哉。友人某閱此女
詞情事亦可傷。作詩悼之云。結髮因緣豈偶然。如何
契濶更登仙。可憐一點真才思。孤負韶華二十年。磊
落襟懷亞淑真。琴棋書畫更超倫。恨我周鄭番成怨。
底不當初早嫁人。女子文章天下少。男兒才學豈應
無。滿懷空有詩書料。負箇卿卿旦夕呼。不見佳人亦
可傷。念他非命爲才郎。杏花夢斷東風曉。空把新詩
寫數行。黃子侑敏讀之有感云。春樓珠箔捲東風。幾
度偷彈淚粉紅。艷質豈期黃壤隔。香魂應逐紫雲空。
解將遺事留身後。忘盡前言在耳中。杏蕊梅花俱一
夢。悠悠深恨鎖幽宮。



